龙首文苑

2026 年 11 月 4 日　星期三　主编：赵命可

责编：秋川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 / 数字报 www.whysw.org

A06

文化艺術報

城乡接合部

○ 王祥夫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们的“城乡接合部”。即使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亦不能免。“城乡接合部”这个词必然是一个新名词，你若想在一本老的辞典里查到它，想必很难。城乡接合部大致是指一个区域、一种过渡，它们多是在城市的边缘，散散漫漫的风气是这种地方的主要格调，一切都松弛着，都带着那么点无政府主义，所以宜人得很。老人们在这里无所事事，可以终日喝茶聊天，小孩子们敢于在这里的街上踢野球，“嘭”的一声踢到了过往的小汽车上，还没等小汽车上下来人，那些孩子们早已作鸟兽散。也只片刻，小汽车一开走，球赛马上复又开始，这一回足球却是踢到了菜地里，便有个孩子猫着身子进菜地里去找球，穿过长着茴子白的一片，又穿过搭着豆架的一片，再穿过奇异紫的茄子的一片，终于找到了，孩子抱着球从菜地里兴冲冲跑出来，“嘭”的一脚，球赛复又开始。

在城乡接合部这样的地段里种菜是常见的事，是马不停蹄的事，一季一季、一月一月，都要有新的收获，所以菜农总是忙，这和种庄稼大不一样。城乡接合部最大的特点还在于既可以让人看到乡村的风景，又能让人感受到城市的风气，而这乡村的风景很少能够让人看到谷黍糜麦，所能看到的大多都是些蔬菜，而站在这里往城那边看，也很少能看到热赤赤人挤人的红男绿女，只看到高楼一座座兀然无声地立在那里，虽近在咫尺却和这边没一点点关系。这便是隔，便是冷漠，是虽在眼前而终归渺茫，这就是城乡接合部，一半村，一半城。色彩驳杂松松垮垮，一早起来就开始喝早酒，或者整天坐在茶馆里喝茶的事多发生在这里。

我小时候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是在古城墙的下边，可以说是紧贴着城市，古城到护城河这一段的土地虽不算广大但也不能算小，所种的必然是蔬菜，菜农们叉着腿弯着腰站在桥上一桶一桶地往上提水浇地是这里的日常风景。我们当时住在护城河的西边，当然是古城的外沿，但只需几步就可以一脚踏进城里去。我小时候的浪游就是没事进城去，穿着破球鞋，手插在两边的口袋里，走过西城门外的那座大石桥，然后就进了城，一口大水井赫然在目，右手边有处四面都是玻璃的房子，不大，更像是个亭子，左手边是画馆，里边一个中年人在作画，这是我童年的向往。我关于城里的记忆也就这些，或者再加上一进城门左手边的那家“保和堂”，是个中药铺子，有人在那里看方子抓药，安安静静的，抓药的人在那里等着，亦是安安静静，一两只苍蝇在店堂里飞来飞去，一会儿飞到从窗外照进来的阳光里，一会儿飞到别处，让安静的保和堂有了一些动感。

城乡接合部给我的记忆更多的还是种在地里绿油油的蔬菜，那地方总是粉蝶纷飞，还有就是菜地隔一段就会有一个粪坑，粪坑里总是储满粪水，是用来给蔬菜施肥用的。浇粪的粪勺柄很长，像个平底的大木斗，舀一斗粪水，只需转动那长柄，左一下、右一下，粪水泼溅，亦见彩虹。

也有小孩儿不小心掉进粪坑里的事，小孩儿便被剥光了站在那里洗，大人一边给他洗一边骂。一桶水从头冲到脚，再一桶水又是从头冲到脚，大人闻了闻，还是不行，又提来一大桶，“哗”的一声，水倾泻而下。

往昔的那么多日子，不过是琐琐碎碎春绿秋黄，现在想想，全都是说不尽的人间风光。在城乡接合部地带长大的孩子能比城里的孩子认识更多的植物，瓜是什么瓜，茄是什么茄，他都能一一说得来。可这城乡接合部又是行走着的，越走离城市越远，过去的菜地都成了工地，工地永远是嘈杂混乱的，脚手架七七八八地立起来，等到它们被拆掉，面目才清爽起来，但菜地不见了，水沟也不见了，粪坑更不见了，蝴蝶和蜜蜂也都不见了；更别说那些蜂农，过去在城乡接合部一待就是几个月，现在却早已不见。城乡接合部撤退了，人们不得不在离城不远的地方开出了新的菜园子，那里少不了的是蜜蜂蝴蝶，但过不久它们又不见了，新的工地又出现了，乌七八糟的水泥沙子和脚手架又占据了这里，真是一点都不入画，但它们赫然摆放在那里，待一切再次清爽起来，新楼便出现了，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漂亮。这个世界，不知哪来那么多的人，需要这么多的住房。城乡接合部离我们更远了，虽然远，但它还存在着，它永远是城市的边缘，永远是一个过渡，永远是一半乡村一半城市的存在，在这里长大的孩子，身上也有了这一半一半的特质。比如我，虽然一天也没有在乡村待过，但因为我待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我的乡村小说比起别人照样毫不逊色。在我的笔下，对乡村的那些人与事和对那些枝叶葳蕤的植物一时有许多温情和说不完的想象与思念。但因为城乡接合部总是不停地挪移又总是不停地变化，所以它竟有着欣欣向荣的底色，这是它时至今日又一个足可以称道的特色。

咬合

○ 任佳

经历人生大考后，上磨牙如释重负，紧跟着疼了起来。他哼哼唧唧、坐卧难安，折腾一夜，天没亮就出了门。

离家不远有个村子，听说那里的牙医看得不错。到了门口，大门左侧挂着“牙科”招牌，门半掩着。一阵一阵的疼催着他，不得不进。

院内井然有序，左手边是诊室，玻璃墙面让屋里一览无余。

一台大机器占了半间屋，机器环绕着患者，白炽灯直直地照下来，患者像受审的犯人。穿白大褂、戴白口罩、套淡黄色橡胶手套的医生半猫着腰，只露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犯人”。上磨牙打了个寒战，向前踉跄几步——玻璃墙根下已经坐着三颗等候的牙齿，挨着墙、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上磨牙推门，默默加入队伍。

一会儿“吱吱吱”打磨、一会儿“咕噜噜——呸”漱口……突然“啊——啊——啊”，刺耳的惨叫声传来，上磨牙浑身颤抖。他看着机器上的患者，觉得那不是机器，是“断头台”。

轮到他了，他像前一个“犯人”一样，在白炽灯下赤裸裸地受审。打磨声、漱口声，临了也没逃过那种撕心裂肺的疼。他龇牙咧嘴，面目全非，从“断头台”上活着下来，那惨叫声还在耳边打转。后来他才知道，那是杀神经的必经之路。

原来上磨牙一直嗜甜，还总爱夜里偷吃。日积月累，他病了。经过这一遭，他再也不是那个白净干练的帅小伙，牙体从根到冠一点点暗下去，黑青黑青的，像焊过又锈住的铁。

一晃十年，同伴们还是晶莹透亮、活力四射，他却暗淡无光。这日，大家议论本村来了一位神医，看病不痛。上磨牙蠢蠢欲动，但心有余悸。

“去看看呗，科技在进步，说不定真不疼就能玉树临风、能吃能喝。”下磨牙劝他。

两人来到神医处。屋里设施和十年前那间诊室没什么两样，只是机器新了、医生年轻了。前面只有一颗牙在诊治，同样的打磨声、漱口声，却没有了撕心裂肺的惨叫。上磨牙松了口气，走上手术台。

“焊过的地方上个套，就跟其他牙一样了，不疼。”神医看了看，不紧不慢地说。

上磨牙乐开了花，干脆利落地答应。随后，神医替他印“模子”时，忽然停手，看了看旁边候着的下磨牙，说：“你这颗下磨牙破损严重，也得治。”

原来上磨牙焊过的部位经年“陨落”，与下磨牙磨合这十年，一点一点磨损了她，他全然不知。神医把来龙去脉说完，下磨牙吃了一惊。

她想起这十年：偶尔酸软，偶尔钝痛，她以为是自己不够结实，忍忍就过去了。她看他的时候，眼里只装着他黑青的牙冠碍不碍眼、夜里磨牙吵不吵人；从没想过，自己的疼有一半来自他焊过又塌下去的那道缝。而上磨牙呢，他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丑了、暗了、不中用了，从没低头看过那十年里，自己正一点一点磨着身边这颗牙。

下磨牙忽然悟了——原来她从前看的是“他碍着我什么”，现在才看见“他裂在哪里、我伤在何处”。疼不在一个人身上，在两个人中间。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科学：冰冷的温情（6）

○ 墨耘

科学最朴素的温情，落脚于看似寻常的人间烟火，以亘古不变的冰冷规则，守护世人细碎绵长的幸福。依托冰冷的育种原理与种植规律，现代农业突破天时地利的桎梏，让五谷丰登、果蔬丰盈成为常态，彻底终结了饿殍遍野、食不果腹的千年苦难，让人间三餐四季皆有烟火暖意。依托严谨的力学、物理法则，现代交通搭建起四通八达的通途大道，跨越山海阻隔，缩短归途距离，让天涯咫尺可赴，让思念皆有归处，让团圆不再是奢望。依托精准的电磁传播规律，通信技术打破时空壁垒，千里相逢、隔空相见成为日常，让山海相隔的牵挂有了依托，让人间温情得以永续。持续迭代的医疗技术，以严谨的医学规律对抗病痛衰老，让顽疾可愈、伤痛可消，让我们能守护挚爱亲友，留住朝夕相伴的温暖。看似刻板的程序代码、冰冷的物理原理，构筑起便捷的智能生活，消解日常琐碎的疲惫，让平凡的日子温柔安稳、岁岁安然。

科学就是这样，它不会因为你难过就改变数据，不会因为你恐惧就隐藏真相。它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开一切虚妄，露出血淋淋的现实。但这种冰冷，恰恰是最大的温情。

诗歌苑

我再也没有见过张云亭（外二首）

○ 李永刚

这实在是一位和煤一样朴实厚重的男人
大大的脸庞，大大的眼睛
一口河南话，声音如块煤那样结实
张云亭，权家河矿采二队队长
和许多下井人一样
顽固的煤尘总凝结在他的皱纹里
每根手指都是那么粗壮有力
他见识了井下曲折逼仄的日子
水大，算不得什么
断层，也算不得什么
穿越没有阳光的岁月
是下井人再寻常不过的日子
张云亭也是那么坦然
他心中只有煤的情义
今天，不知道他在哪里

赵伯壁是位全国劳模

重庆普通话，个子不高
背微微地驼
这就是她，赵总
该是八十多了吧
我在问自己，现在像这样的女工程师
不知道还有多少
几十年把人生
交给井下，交给乌黑乌黑的煤
和工人打成一片，这陈旧的句子
已不被现实待见
她就是赵伯壁，一位耿直的
老知识分子
认真得连一根电线一个灯泡
也从不化公为私
我记下了她日记扉页的那句话
“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老如丹”
我想到一枚普通的叶子
经过了岁月的历练
红成一团燃烧的火

想起了张玉和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
朴实得就是王村矿的一块煤炭
技工学校毕业，在今天算不得什么
可他却把自己打磨成一位机电大拿
矿上的那些机电设备
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每一个部件，都有他深情的牵挂
他把青春与人生
给了自己的矿井
却从来不说一句豪言壮语般的大话
说起他的矿、他的机电设备
他会兴奋，心中会绽放一朵朵鲜花
他善良得如同一块煤
燃烧，是最有意义的活法
玉和，你温润如玉
和美如光
好久不见了
你，还好吧

天下黄河富宁夏

○ 王世华

懵懂少年，从家乡一句“陕北的旱蛤蟆走宁夏，不看看自己的蹄爪”的戏谑语言中，知道了宁夏，而且知道它多水。还听到大人们交流见闻时常常说，“天下黄河富宁夏”。从此，宁夏在我的心中生根。但是，真正认识了解宁夏，进而感受“天下黄河富宁夏”的魅力，则是在参军后的漫长岁月里。

当年，我参军到黄河的东岸军营，部队组织新战士参观青铜峡水利工程，工作人员介绍了水库建设的历程、黄河的故事、宁夏的美誉。第一次站立大坝，居高望远，目之所及，水库浩瀚。侧耳倾听，水轮机中水流冲击的节奏性轰鸣声响，震撼人心。眺望下游，黄河之水冲过轮机后，奔腾而下，其势不减反增，愈发宏伟壮观。后来，我多次在宁夏现地察看地形、训练，感受到黄河自中卫入境，向北流经青铜峡，再折向东至石嘴山出境，流出一个“丿”形。而贺兰山与六盘山，恰如“水”字的左右两笔，勾勒出宁夏独特的“水”字地理轮廓。黄河穿境缓缓流过，作为“水”字形地理的中轴，带来的泥沙，淤积成宁夏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成为塞上江南的核心区域。秦汉以来，勤劳的宁夏人民便引黄灌溉，秦渠、汉渠、唐徕渠、惠农渠等，星罗棋布，共同构成了宁夏的灌溉网络，被昵称为流淌的黄金水道。因此，“天下黄河富宁夏”的美誉产生。《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宁夏平原已“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晚唐诗人韦蟾在《送卢潘尚书之灵武》吟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从此，一曲水韵长歌，流淌在塞北宁夏。

我在宁夏服役时，有一条灌溉渠道流经部队营区，春夏季节，每到灌溉用水结束，渠水退去，黄河鲤鱼便会自然汇聚于渠内地势低洼处。战士们便前往渠中捡拾鲜活的鱼儿，一筐筐抬回炊事班。经过一天挥汗训练的官兵们，品尝着这黄河馈赠的美味，亲身感受着“塞上江南”的独特物产。

现在，每当我打开手机购物，就想起了过去休假回老家，都要大包小包带些当地的特产，在宁夏服役的官兵，自然少不了带些宁夏大米、枸杞。难怪，当地的群众说，官兵们成了“天下黄河富宁夏”的义务宣传员了。

“天下黄河富宁夏”不仅仅是银川平原，还富在宁夏人用黄河之水，改变山区缺水面貌的奋斗上。重走故地，往事历历在目，当年我们在驻地野营拉练、驻训，部队规定“不与群众争水，不污染村庄水窖周围雨水流经地和雪地的雪”，部队进入缺水地区拉练，自备水车，连队号召官兵早晚不洗脸，把节约下来的水送给群众。而今，宁夏实施了提级引黄水利工程，为山区供水，结束了当地村民祖辈“喊叫水”“苦叫水”的历史，黄河水浇灌出的致富花，鲜艳夺目。宁夏与福建省联袂，结出了民族地区致富之果，一个新的地名——宁夏“闽宁镇”应运而生，山区的群众告别了祖祖辈辈为人畜饮水而犯愁的历史，黄河之水滋润着群众盼水的心田，流进移民村新开发的农田。

回首过往，天下黄河富宁夏，是一句俗语，还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黄河用它的乳汁滋养了宁夏，宁夏人民用智慧和汗水回报了黄河。从古代的灌渠到现代的水电站，从羊皮筏子到跨河大桥，黄河与宁夏的故事从未间断。宁夏人民群众是精神的富有者，“花儿”唱响全国、飘向世界，贺兰山的古石刻画历史悠久，影视行业闻名遐迩，新大众文艺全国闻名，一个县培养出 20 多名中国作协会员的西吉县，名列西部县第一、全国县之前茅，他们正用手中的笔、电脑的键，抒发宁夏新的幸福篇章。

军人都把部队驻地称为第二故乡，故地重游，环境变样，居民颜开，新风扑面。重走第二故乡，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天地人的美景、佳话时时在感染着我，遂作《天下黄河富宁夏》：

黄河九曲绕明沙，沃野水乡连两涯。
白雪贺兰丰岁月，红妆枝蔓晒烟霞。
古渠分润蓝天色，新月翻波锦鲤哗。
莫道塞疆多苦地，江南秀色满人家。

我祝福，未来黄河将继续奔腾，我的第二故乡宁夏将继续繁荣，《花儿》将继续高唱，这大自然与人和谐共生的交响乐，将永远回荡在塞北的天空，随着母亲河水流向远方……